

Y 709 / 03

# 新乐文史资料

一九八九年七月

# 目 录

前 言	1
新乐县历史沿革	2
爆炸英雄——李混子	4
新乐县沙井惨案	17
刘胡兰式的女英雄——梁振英	21
田志周回忆录选登	29
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游击队	45
打入虎穴、开展地下工作	62
黎明殉难的战士	72
策动驻国民党部队起义经过	85
新乐县游击大队的成立与战绩	102
皇协军赵公德率部反正	113
新乐县党支部是怎样开展地下工作的	115
地下钢铁供应线	125
铁窗风雨	130

## 前 言

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的重要工作之一，是一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并惠及后世的光荣事业，是周恩来同志生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来的。他说：“戊戌以来”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，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，“他还号召各界年老人士”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，传之后代。

通过征集和出版文史资料，可以广泛地团结各民族、各阶层，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，联系社会各界朋友和海外爱国侨胞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，从而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全民族的大团结，同时，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历史知识，使他们了解我们祖国各族人民过去的沉重苦难和艰苦奋斗，认识祖国的巨大、光荣，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幸福，以促进“爱家乡，爱祖国”活动的开展。这不仅有益于当代，而且是惠及后代子孙的十分重要的工作。

我县的文史资料工作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，加之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配合，县政协征集了一部分文史资料，在这里对积极撰写稿件提供资料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！。所征集的资料一部分提供上级政协采用，一部分做为资料保存，并计划陆续不定期刊印。此辑为首辑做为内部发行，仅供党、政、军、机关、团体、学校及历史研究部门参考，不宜公开引用。

请各位认真审查，提出建议，以便保持准确性和稿件水平，使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服务。

## 新乐县历史沿革

新乐县，位于河北省西部。东于定县接壤，西与行唐县为邻，南连藁城县，北接曲阳县，东南与无极县相接，西南与正定县相连，面积525平方公里。人口37万，以汉族为主，另有少数回族。辖19个乡（镇），有193个自然村。县人民政府驻东长寿，距省会石家庄39公里。

新乐县名，原起于汉。新乐原为西乐。汉城帝时中山孝王的母亲冯昭仪，随王就国，建王宫与乐里，在西乡，所以叫西乐城，年长日久，语音不同，呼西乐城为新乐城（从《元和郡县志》）。隋文帝开皇十六年（公元596年）以新乐城置新乐县，乃取新乐故城为名。

新乐县境域，春秋初鲜虞国，晋灭鲜虞后，归晋。战国初属中山国，赵灭中山后，归赵。秦时属巨鹿郡。西汉置新市县（今正定新城铺），属中山郡。此后，东汉、三国、晋、北魏各代，均为新市县地，属中山郡（或时为中山国）。隋开皇十六年（公元596年）析新市县置新乐县（县治在西乐城，即今新乐县城西南二十五里处），属定州。大业三年（607年）罢定州改为博陵郡，辖新乐县；九年，博陵郡改名高阳郡，辖新乐县。唐代，武德四年（公元521年）置定州辖新乐县。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罢定州为博陵郡，辖新乐县。至德元年（公元756年）新乐县筑城于今县城；二年，罢博陵郡为定州，辖新乐县。五代时新乐县属定州。宋初新乐县属定州，政和三年（公元1113年）定州升为中山府，辖新乐县。金代天会七年（公元1129年）降府为州，不久又升为中山府，

均辖新乐县。元代，太宗六年（公元1234年）新乐县改属永安州；七年又废永安州改属中山府。明代，新乐县属定州。清代，先属定州；雍正十三年（1734年）三月，又改属正定府。民国时期设道，民国二年（公元1913年）新乐县属范阳道；三年，范阳道改称保定道，辖新乐县；十七年（公元1928年）废道，新乐县直隶河北省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冀西区，新乐县属冀西三专区。1940年上半年，冀西三专区改称晋察冀边区第五专区，辖新乐县，下半年新乐县改属冀中区第八专区。1942年—1943年，新乐变为游击根据地。1944年春，抗战形势好转，调整各区划，改属冀中区第七专区。1946年又调整各区划，改属冀中区第十一专区。1948年，新乐县属冀中区第九专区，直至1949年7月底。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，新乐县属河北省定县专区。

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新乐县仍属定县专区。1954年4月24日改属石家庄专区。1958年12月20日行唐并入新乐县。1960年5月3日撤销石家庄专区，新乐县改属石家庄市。1961年5月23日复设石家庄专区，辖新乐县。1962年3月27日行唐县划出，各恢复原县建制。1970年石家庄专区改称石家庄地区，辖新乐县。

县志办供稿

## 爆炸英雄李混子

李混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以地雷为主要武器，运用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的战术，炸得敌人焦头烂额，闻风丧胆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混子在军分区召开的爆炸展览会上，以炸毁敌人的火车头三个，车皮十九节，伤亡敌伪七十三名的成绩，被评为爆炸英雄。后来又连续炸毁火车头七个，车皮二十九节，炸死敌人一百五十多名，成为全国闻名的“敌人遇见骨碎，火车碰上翻身”的爆炸英雄。

### 英雄的童年

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李混子出生在河北省新乐县北李家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。全家四口人，依靠自己的一亩坟地和租种地为生，每年除交纳地租外，剩下的粮食象蘸盐似的。父亲李洛凯是个勤劳的人，放下庄稼活，干木匠活，从不闲着，可是，全家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只好靠糠菜糊弄肚子。混子长到一岁多，李洛凯才给他起了个“混子”的名子，意思是穷混日子。

混子从小就有股子倔劲儿。他也很会玩，一去地里，就背起小筐，拿着套兔子的绳子，打鸟的夹子，琢磨些事干。混子经常和隔壁的李玉彬、李寅卯在一起，割草、拾粪、打柴，但他从不和财主家的孩子在一起。

一个秋天的傍晚，混子、玉彬、寅卯三人打柴回来，路过李洛玄家割倒的谷子地，被洛玄家的大小子金耀用“扶枪”

打了两枪，混子吓得害了一场大病。在昏迷中，他不住地喊叫“要枪！要枪！”母亲无法，只好哄他说，“……过两天等你病好了，叫你爹到集上给你买个小枪。你快睡吧。”谁知，这句不在意的话，倒惹火了受够地主窝脏气的李洛凯：

“买小枪！买小枪！饭都吃不上了！”他本想在她身上出出气，谁知混子来了一句，“不吃饭也要买枪！”为此，父子俩吵了一通。

洛凯长叹了一口气，讲起了一天的窝脏事儿，李洛玄为了赖掉他的工钱，让他儿子金耀事先在洛凯的木匠箱里放了两个饼子，下班时假装去借工具，指着两个饼子诬赖说他偷的，强迫他没夜没日的干活，并说：“不好好干，就按一天偷两个饼子算钱！”混子娘听后，气得咀唇直哆嗦。混子见爹受了地王的气，忍地坐了起来，挥着小拳头骂道：“他娘的，等着瞧！”

混子病好后，怀着报仇的心理和玉彬、寅卯琢磨着造小枪，他们先后用烟锅头、白铁片、子弹壳试制了四、五只小枪，但都被炮药炸裂了。洛凯怕把儿子急出病来，就叫外村小炉匠给制了个“线枪”，叫“自拉火”混子无论下地干活，还是割草打柴，走到那里，把“自拉火”带到那里，明着是打鸽子、吓老鸹，暗地里等着找李金耀算帐。

混子九岁的那年腊月三十晚上，李玉彬去参加木村和北李家庄共产党小组组织的暴动活动，没想到被坏分子告了密。新乐城里国民党保卫团团总马青云，派人逮捕了木村共产党领导人后，包围了北李家庄。正在这时，混子和寅卯想趁着过年的鞭炮声用“自拉火”放了两枪过过瘾。谁知，敌人顺着枪声赶来，抓住他俩，叭叭就是两个耳光，并大声喝问：

“共产党在那里？你们还想暴动！”“还有什么武器？”他们象疯狗似的朝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狠狠咬了一通。从而在混子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埋下了对国民党大兵深深的仇恨。

一九三七年冬，日寇开始向华北大举进攻，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，日寇如入无人之境，横冲直撞，烧杀抢掠。刚刚十三岁的李混子，亲眼目睹了敌人的种种兽行，因此，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，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。他和民兵队长李文祥一起，整天领着百多名青年上识字班，出操跑步，研究子弹筒，摆弄手榴弹，站岗放哨。他们用“独一块”截便衣特务，用“自拉火”打汉奸。这些活动受到了区长柴振芳的表扬和奖厉。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，混子被批准入党，第二年三月转为正式共产党员。

## 初 战 告 捷

在一九四三年的初冬，日本侵华头子黄井，亲自指挥着五、六万多鬼子和汪伪军，向我北岳地区开始了疯狂的扫荡。铁路两边的村庄，经常有三、五个鬼子带着一伙警备队出没清乡，东庄抢粮，西庄放火，他们亲眼看到敌人在铁路上的列车南运北调，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物资拉走了，杀害人民的军火运来了。混子看到这一切，心里十分着急，多么想切掉这条罪恶的运输线呀？起初，他带着民兵扒过敌人的铁路，拆过敌人的电话线，但是夜扒日修，对敌人影响不大。混子想：只有炸毁敌人的火车，才能重创敌人。可是只靠手中的几颗手榴弹怎么对付得了这庞大的怪物呢！他陷入了沉思……突然，混子眼睛一亮，说了声：“对，造地雷！”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志们，大家听说要造地雷炸



火车，个个磨拳擦掌一致同意。“炸药从哪搞呀”。李清江同志提出了疑问。混子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药？小鬼子早给咱送来了！”好多人都不解地望着他。混子猫腰就从架子底下抱出一颗臭炮弹，“看！这是前几天鬼子包围南大岳集的时候，给咱留下的”。

大家一看混子要拆炮弹取炸药，都争着下手。混子心里想，拆炮弹危险，万一发生意外，都得挨炸。于是严肃地说：“人多碍手，我在县里学过这活儿，由我来干！”说着，抱起炮弹，到隔壁有洞口的一间屋子里去了。

混子在油灯下托着炮弹，翻来复去的无处下手，实际上他不仅没有学过拆炮弹，就连见都没见过。他心里清楚，只要手指弄错一下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，可是又想，是共产党员就不怕死，眼下就是要弄到炸药，没有炸药就完不成配合反扫荡的任务。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拆炮弹了。

玉彬、柱儿、国山和清江，都捏着一把汗等在外边。忽然“轰”的一声，冒出一股白烟。“不好！出事啦！”随即大家都拥进屋去。

原来，混子为了预防意外，他把拆下来的引信，放在木板上，再把倒出来的炸药端出去。刚一迈步，只听“咕碌”响了一声，他马上意识到是引信从木板上滚下来了，便迅速卧倒，把炸药压在身子底下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引信爆炸了，一块铜片“嗖”地一声擦头顶飞过。混子幽默的说：“荷！脾气还不小哩！”大家一看，混子没有受伤，才放下心来。赶紧接过炸药端到“小工厂”，大家一齐下手，制成了三个地雷。

第一天，刚一擦黑儿，他们背着地雷上了铁路。头一次

往铁道上埋雷，没经验。路基上净是石头子儿，不好挖坑，雷还没埋下，就从铁道上传来“翁翁”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车头上射出一条贼亮的灯光。再埋雷就来不及了，他们就把雷靠在铁道上，扯着拉绳，隐蔽到路边。这功夫车已经到了，清江猛的一拉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一股浓烟腾空而起，可是火车仅仅震动了一下，便又隆隆的开走了。

爆炸失败了，同志们都有点泄气，混子不灰心，认真查找原因，并鼓历同志们说：“别泄气，这是头一次嘛。我看，没有炸翻火车的原因有两个，一是药量小，二是浮搁着力量小。”

第二天，县里送来上级的指示：要他们配合反扫荡切断敌人的交通线，并派人送来了两箱黄色炸药。真是雪中送炭。混子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他立即组织大家于当天就用那两箱炸药装成了四个特大地雷。

夜里，雾气蒙蒙，对面看不见人。约么十点钟，混子带着他的爆破组到了东紫烟东北铁路线上。混子按计划将两个雷埋在枕木中间，用炉灰和石子伪装好，回到离铁路不远的土岗子上。

不一会，一列由南往北的货车开过来了，大家精神振奋，准备大显身手。可是，火车突然在岗楼附近停了下来，紧接着过来一辆轨道车。混子握着性子把它放走了。启明星在东方升起，天已朦朦亮了，货车还没有开动，大家等得着急，担心一夜的功夫白费了。这时，有几个伪电话兵，猴似的爬到两棵电线杆上，去接被民兵割断的电话线。清江对混子说：“打吧，多好的目标呀。”混子一摆手说：“不，打死两个电话兵值什么，看来电话不通，火车是不会开动的，

再等一会儿，”果然，电话接好不大功夫，火车就慢慢爬过来了。

混子拉紧绳头，两眼盯着目标，猛劲一拉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把车头炸得七零八落，七个押车的鬼子也一命归天。

## 姻 缘 雷

铁道上的火车经常被炸，火车不断的“跳舞”。鬼子慌了神。他们为了防雷，用石灰水浇在路基石子上，并派巡逻兵经常检查，发现疑点就立即派工兵排雷。为了教训排雷兵，混子反复琢磨，制造了一种叫鬼子起不走，或者起走了也不让他们沾便宜的新雷：于是按照毛主席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，才能进行战争”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，召开了“诸葛亮会”。混子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，终于想出了法子，在雷壳内装上一个不堵口的小瓶子，瓶内盛着硫酸。只要地雷一歪，硫酸倒出，马上引起爆炸。

一次，混子利用去县里开会的机会，带着自己制造的一个小雷，半夜里路过铁路时，将它放在路轨旁的人行道上。夜十二点轮到汉奸巡逻。正走着，一个汉奸用手电照见了那个“铁家伙”，他们为了领赏，将雷提心吊胆地抱回去，交给了佐佐木小队长。当佐佐木向城里打电话报功时，岗楼上八、九个鬼子和汉奸都围上来参观缴获的“胜利品”。不料鬼子把雷一歪，“轰”的一声，鬼子和汉奸全完蛋了。也正在这个功夫，铁道上又有一列火车七扭八歪地倒在路基上。

一九四四年冬大，敌人盘据的许多地点，相继被我攻克。敌人被迫撤退后，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铁路线上，企图进行垂死挣扎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鬼子领略到混子的地雷战，尝到了苦头，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，鬼子又挖空心思，想出一个办法，对铁路的检查越来越严，除在铁路两旁挖了两丈宽、一丈五尺深的护路沟外，每隔三十几步远设一个岗哨。另外，两头岗楼上还下来“跑牌”的，跑到中间碰了头，交换木牌，然后跑回岗楼报告平安无事。这样一来，混子他们埋雷困难了，两次埋雷，敌人都顺着绳子摸上来，差点出了危险。

敌变我变，我变高于敌变。混子他们根据这一情况，采取了新的办法，他经常带着爆炸组的同志们，扮成“民夫”边“护路”边下雷，这就方便多了，既可以观察敌情，又可以发现火车，一举两得。

一天，混子正在和大家研究一种新的地雷，人们正议论着，一个民兵拿着一个夹老鼠的夹子进屋来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要是这夹子能夹住日本鬼子，那小日本可就跟老鼠一样了”。混子望着老鼠夹子出了神，突然说：“能！能夹住鬼子！”他就利用夹子一触即发的道理，制造了一种新地雷。

夜间，把新雷埋在铁轨的枕木中间，用根细细的黑线拴在道轨上。另一头系在带有弹性装置的导火线上，只要火车一轧，线就断，利用弹性引爆地雷，这和打老鼠的道理一样。下好后，又到护路沟外隐蔽起来。

东方发亮时，远远传来火车的响声。这时，一队鬼子巡逻兵沿路走来，看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可疑点，便扬长而去，但没走多远，猛听到“轰隆隆！光当当！”一声巨响，火车又“跳舞”了。一长串车皮象刺了脑袋的蜈蚣，弓起脊梁栽

了个筋头，歪倒一边不动了。清江情不自禁地说：“瞧！咱们的姻缘雷，又说话了”。大家奇怪地问：“什么叫姻缘雷？”清江说：“姻缘雷就是咱们的地雷专门和敌人的火车搞对象噢！”大家听了，一阵哈哈大笑。

## 专炸车头

敌人确实被地雷炸怕了，为了使火车不在“吃雷”，又改变了引车方法，把火车头夹在列车中间，顶前边的车厢，拉后边的车厢。

开头混子和爆炸组的同志们几次炸车，都是炸毁了几节车厢，炸不着火车头。敌人费劲不大，把车厢一修理，挂上又跑了。为了这事混子又开动了脑筋。

混子在铁道边的庄稼地里整整蹲了三天，耐心观察来往火车。发现每辆火车车头前面都是顶七八节车厢，最前面两节是空的；混子想，车相比车头轻，对铁路的压力就小些。为了掌握从车厢到车头的时问，就用数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的土办法计算时间。

掌握了这一情况后，混子带领大家创造了“压发雷”和“延时雷”。“压发雷”压力大了就炸；“延时雷”是把导火索按七、八节车厢走过的时间计算，等火车一到，正好爆炸。这种雷制成后，当晚就埋到了铁路上。混子和战友们在西紫烟村东土岗子上整整蹲了一夜。上午十点钟左右，一辆花皮铁甲车开过来了，大家聚精会神地数着：一、二、三、……七、八“轰”一声，车头和八节车厢跳起了“断头舞”押车的敌人也上了天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战斗了一夜半天的李混子，忘记了饥

饥饿和劳累喜气洋洋的回到了队部。

从东紫烟到承安铺的一段铁路上，成了混子爆炸组的战场，来去无踪，进出如意，日寇绞尽脑汁也阻挡不了挨炸。当时的铁路两旁，好象开了火车车辆厂，横七竖八的都是破车厢烂车头。八个月中，爆炸组共炸毁火车头七个，车厢三十余节，敌人伤亡二百余人。配合了反扫荡，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破坏敌之交通的任务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在军分区召开的爆炸展览会上，李混子被评为爆炸英雄。荣获奖章一枚，“边区造”手枪一支，子弹五十发，还有一面上写“敌人遇见骨碎，火车遇见翻身”的奖旗。

## 继 续 战 斗

混子经过战斗的锻炼，不仅成了一个成熟的战斗指挥员而且还成了制造武器的技术员，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趁机夺取我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，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。岗楼和铁路沿线的伪军，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。李混子他们的爆破组刀未入鞘，马未卸鞍，又投入到一场新的战斗中。混子的地雷战，打得顽伪晕头转向。胆膺心惊。三里甫的敌人贴出了一张布告：“李混子要悬崖勒马，停止对国军的对抗。否则诛灭亲族……，有愿为国民除害捉拿李混子到案者，赏洋三百万元。”

混子为了答复敌人的“规劝”，又精心制造了几件新鲜的“礼物”——他在布告旁边贴了一张大红纸，上面写着“李混子就在此处”，并在与火车交岔的地方，布好了一个

装有地雷的子弹箱，王连长“，今发给你们子弹半箱，请查收……”。“礼物”布置好后，混子在敌岗楼附近打了两枪，待敌人出巢还击，他早已转移的无影无踪了。

大清早，伪连长下吊桥查看情况，见了贴在布告旁的那张大红纸，气得脸发青，命令伪军立即撕下来，伪军用刺刀一挑，纸后面的地雷响了，伪军丧了命。

正在这时，城里的电话通知伪连长，有一列军车等待通行，让他一定保证安全。伪连长带着伪军沿铁路走来，发现了那个木箱子以及纸条，命令工兵打开。工兵用刺刀挑开一个缝，看见里边有一个个小纸包，高兴极了。十几个伪军都争着围观。箱子缝越掀越大，猛一使劲，一声巨响，伪连长和十几个伪军全部见了阎王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北李家庄地主李洛玄倚仗着敌人五十三军七师二十一团的势力，要回乡“戡乱”经支部研究，决定了招待李洛玄的对策。

第二天，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动手，只用一天的功夫就修好了两个街口的碉堡和一个中心岗楼，还实行了坚壁清野，在李混子指挥下埋设了各种地雷一千多个。一切就绪，只等李洛玄、黄团长“光临”。

敌人出发前，发誓要“踏平北李家庄，活捉李混子。”

上午十点钟，黄团长带着大队人马扑向李家庄。他们先后在三里以外的里辉村向北李家庄打了三百多发炮弹，然后分三路包抄过去。埋伏在村南的民兵看到正面冲上来的敌人进了伏击圈，一阵枪响，撂倒了五、六个。匪连长指挥队伍抢占左边的坟地，踏响了“子母雷”，炸得屁滚尿流，鸟飞兽散。黄团长急了，亲自督战。民兵们乘机撤回村里，进入

高房、地边、暗堡。匪军们一路前进，连丧几条狗命。一个外号“大金牙”的排长，手提驳壳枪，带着个传令兵督战，没走几步，传令兵被冷枪打死，“大金牙”见势不妙，躲闪无处，突然发现一个打坯坑，往下一跳，雷响命丧。几个匪兵奉连长命令去抬死尸，刚走到坑边，就中了“犁铧尖雷”，死伤数人，剩下的空手逃回。另一个匪连长不服气，带着几个喽啰顺墙根往前冲，正好靠在一个民兵的枪眼上，一下子送了命。敌人为了抢这个尸体，三次组织冲锋，都被民兵们用“飞雷”、“滚雷”炸退了。

村东那股敌人打得最凶，很快到了村边。一个大个子匪兵扛着机枪，找了个粪坑做掩体，刚架好机枪，还没来得及射击，就连人带枪上了天。敌人不敢往大街冲，顺小胡同往里钻，没想到一字长蛇雷拉响了，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剩下的赶紧往回窜，又被暗堡里的火力阻击。

村西那股敌人，被民兵打死十几个后，仍不死心，硬着头皮往前冲。冲过头道地雷封锁线，民兵没理它，冲到了二道封锁线时，武委会主任李振山在地道瞭望孔里，不慌不忙的拉了弦，浓烟起处尸体乱飞。剩下的敌人连滚带爬往回跑，又在第一个封锁线报销了几个。

西街口的碉堡被打塌了，混子和进海领着民兵转入地道作战。东头的碉堡被打了个窟窿，这时，地面上只剩下村当中的一个中心岗楼在坚持战斗，直到太阳落山，敌人也没有拿下这座岗楼。敌人靠墙缝，墙缝有枪眼，敌人进磨道，磨道有刺刀，敌人钻锅台，锅台响地雷，可是连一个民兵的影子也没见到。匪团长“辛苦”一天，损兵折将三十多个。

这次村落战的胜利，很快传遍了周围各村，人们为北李



## 家庄编了一首歌：

北李家庄真排场，  
枣儿树上挂“铃铛”  
庄里庄外种上了“铁西瓜”  
给顽军备下了“好干粮”，  
城里敌人来赴宴，  
吃饱喝足棺材里装。

## 英雄殉难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晚上，刮着很大的东北风，飘着鹅毛大雪。北李家庄的民兵接到上级通知：“新乐城里敌人有出动迹象，望多加戒备。”混子指挥大伙埋好地雷，临走嘱咐大家：“今天夜里特别黑，不能麻痹。”然后又转回身来说：“大家出入可要小心，房上布好了雷，闹不清情况的不要随便上房。”

风越刮越大。混子在中队部桌子上正写字，福儿从外边回来，要求值班，换混子休息。混子对福儿说：“陶家庄的民兵最近活跃起来了，我想给他们鼓鼓劲儿，写了个挑战书，你看行不行。”福儿刚接到手里，忽听“轰”的一声地雷炸了，混子知道有情况，忙把大家叫醒。兵海醒来后，眯瞪着眼就要上房，混子一把拉住他，严肃地批评他说：“你干什么？房上都是地雷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万一碰上怎么办？”说着他把兵海拉开，自己提枪上了房。他来到房顶上，小心地伏在岗楼垛口上，向四下瞭望情况。正在这时，福儿去联络回来，想叫混子下来。混子一转身，一股大风吹起了破棉袍，挂住了雷线，混子往前一倾，地雷爆炸了。混子应声倒